

賴際熙的港大歲月

方駿

一、前言

賴際熙(1865-1937),字煥文,號荔垞,廣東增城人,光緒十五年(1889)舉人、二十九年(1903)進士。登科後先擔任翰林院庶吉士,後獲授國史館纂修。辛亥革命後寓居香港。作為近代著名的客籍學者,賴際熙曾擔任香港客家人士的總組織崇正總會的第一至第六屆會長,¹編纂《赤溪縣志》、《增城縣誌》等地方誌書,²選與諸位友好創建「學海書樓」,一方面開放中文藏書給公眾借閱,另一方面定期舉辦傳統國學的講學活動,在當時的香港社會產生很大的影響。³然而,賴際熙最出名的,當數他對早期香港大學中文教育的貢獻。1912年9月香港大學成立後,賴氏受聘擔任兼職講師,為文學院學生講授中國史學和經學。其後他積極推動港大的中文教學事業,協助於1927年創辦中文系,並擔任該系的負責人(通常所說系主任),直到1932年底退休。本文通過收集和分析各類相關的文獻材料,集中探討賴氏對促進香港大學的中文教育所做出的貢獻及其種種局限,並希望藉此澄清一些早期港大中文教育中為人誤解的問題。

¹ 關於崇正總會的成立和發展,見鄭赤琰,〈香港崇正總會的緣起與發展:一個族群會館的政治適應力的個案研究〉,載謝劍、鄭赤琰編,《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海外華人研究社,1994),頁691-700。

² 鄭德華〈《赤溪縣志》之史料價值〉對赤溪縣的建立、縣志的編纂、《赤溪縣志》的內容和體例及其史料價值,作了詳細的描述和分析,見謝劍、鄭赤琰編,《國際客家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海外華人研究社,1994),頁665-673。

³ 關於學海書樓的創辦及其後發展,見鄧又同,〈學海書樓七十周年概論〉,載《學海書樓七十周年紀念文集》(香港:學海書樓,1993),頁9-20;區志堅,〈發揚文化、保全國粹:學海書樓八十年簡史〉,載賴恬昌編,《學海書樓八十年》(香港:學海書樓,2003),頁13-25;區志堅,〈學海書樓推動中國文化教育的貢獻〉,載廣東省政協文化和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香港傳薪錄:香港學海書樓紀實》(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8),頁79-124;區志堅,〈香港學海書樓與廣東文化南下〉,載陳明鈺、饒美蛟主編,《嶺南近代史論》(香港:商務印書館,2010),頁239-252。

二、推動成立港大中文系（1912-1927年）

1912年9月香港大學正式開學，設有醫學院和工學院，翌年增設文學院。這之後的十四年裡，港大文學院下設英文、教育、社會科學、商業、歷史、數學、物理、化學和生物等九個系，¹沒有獨立的中文系。九個系開設五個課程（groups of studies / programmes），分別是「文學與哲學」（Letters and Philosophy）、²「實驗科學」（Experimental Science）、社會科學（Social Science）、數理師範（for Teachers of Science and Mathematics）、普通師範（for Teachers of Other Subjects）、商學（Commercial Training）。雖然《香港大學條例》第十三條規定，文學院應注重中國語言文學的教授，但實際的情況是，五個課程中，只有「文學與哲學」和「普通師範」兩個課程的學生在一二年級時選讀中文。³中文教育實際上沒有受到學校當局的應有重視。

港大文學院成立後，賴際熙應聘擔任文學院兼職講師，開設通識課程性質的中國經學與歷史等選修課，⁴供文學院的學生選讀。和他同年考中進士的區大典也同時受聘港大，擔任兼職講師。⁵由於在港大的身份僅為兼職，區大典除在港大任教外，還曾先後在官立實業專科夜學院（1907-50）、官立男子漢文師範學校（1920-40）、官立女子漢文師範學校（1920-41）兼教。⁶賴際熙在港大的身份雖然也非全職，但他似乎不像區大典那樣，四處兼課。

¹ 賴際熙在〈香港大學文科華文課程表〉裡稱港大文科分五系（文字哲學系、理化系、社會學系、師範系，商學系），見賴際熙，《荔垞文存》（香港：學海書樓，2000），頁169。其實，賴氏所說的系，並非今天我們所理解的系（department），而是課程（英文原文是 group of studies or programmes）。當時港大文科有九個系，但只開設上述五個課程，每個系為不同的課程提供教學內容方面的支援。

² 或譯「文字與哲學」。

³ 〈香港大學文科華文課程表〉，《荔垞文存》，頁170。

⁴ 金應熙，〈初建港大〉，載劉蜀永主編，《一枝一葉總關情》（香港：香港大學出版社，1993），頁6。

⁵ 區大典，廣東南海人，字慎輝，號傲五，光緒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進士，賜進士出身，授翰林院編修，辛亥革命後移居香港。見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香港：三聯書店，1996），頁273。

⁶ 陳兼，《香港舊事聞見雜錄》（香港：中原出版社），頁202；漢師校史編印委員會，《香港漢師畢業同學錄》（香港：漢文師範同學會，1967），頁9-10。區大典在上述三校兼職是可以肯定的，唯具體年份目前還不能確定。見方駿，〈官立女子師範學堂（1920-1941）：香港僅有的女子師範院校〉，《教育曙光》第48期（2001年11月），頁59；方駿，〈官立男子師範學堂（1920-1940）：早期香港中文師資的重要搖籃〉，《教育研究學報》第20卷第1期（2005年夏），頁127；Fang Jun, “Chinese Teachers Classes at Hong Kong Technical Institute: The Pioneer of In-service Teacher Training in Hong Kong”, in Leung Cho Nga and Lo Tin Yau, eds.,

1925年11月，金文泰（Cecil Clementi, 1875-1949；1925-30在任）來港出任第十七任總督。他是香港殖民史上對中國文化極有興趣並積極推動的少數幾位總督之一。作為港大校監¹的金文泰和他的教育官員，對港大忽視中文教育的做法並不認同。早在港府籌辦官立漢文中學的時候，教育司庵氏（G.N. Orme）就曾經說過：香港大學開辦多年，各科成績卓著，惟有中文一科，沒有什麼成績可言，因為大學當局不重視中文科，只把它當作一個附屬科目。他曾經就這個問題，諮詢賴際熙等人的意見。當時，賴際熙和區大典兩位講師每年教授中國文史的時間只有四百多小時，將之分配到四個班去教，則每班每年教學的時間極為有限。活雅倫（Allen Wood，1926-33年在任）任教育司後，為了提高港大的中文水準，於1926年初再度邀請賴際熙到教育司署，進行商討。結果決定由港府向港大建議：把漢文教師改為專任；增加漢文教師的教學時數；港大學生大考時中文成績如果不及格，便不能升級和畢業。²

1926年，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官立漢文中學，在金文泰的支持下正式成立。³金文泰建議在港大增設中文學系，以便讓漢文中學的學生畢業後可以直接進入該系深造，不必再像以前那樣，需要前往大陸接受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高等教育。香港的華人士商們對此建議，普遍表示支持。金文泰於是委託賴際熙、區大典與他們兩人早前的港大學生、漢文中學校長李景康（1889-1960），負責起草中文學系的各類課程和入學試的標準。⁴同年〈香港大學文科華文課程表〉編成，指出華文部的成立，旨在「保存國學，融通新知，舉凡經學、史學、哲學、法學、文學、美學，參匯中西，由博反約」。⁵

1926年8月，賴際熙和港大校長韓和惠爵士（William Hornell, 1878-1950；1924-37年在任）一同前往南洋各地，向當地的華僑募捐，以為發展大學中文教育之用。不少華僑巨富，如吉隆坡的陳永、廖榮之，檳榔嶼的戴喜雲的後人等，皆慷慨捐款。此行所籌得的款項，總數達四萬多

Education and Heritage: Historico-cultural Perspectives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Publishing Co., 2011), p. 228.

¹ 早期香港的中文報章經常將 chancellor 譯為校長，vice chancellor 譯為副校長。本文一律採用目前的譯法，即 chancellor 為校監，vice chancellor 為校長。

² 《華字日報》1926年1月16日。

³ 為紀念1949年去世的金文泰總督，漢文中學於1951年改名為金文泰中學。

⁴ 〈賴際熙太史事略〉，載鄧又同輯錄，《學海書樓主講翰林文鈔》（香港：學海書樓，1991），頁47。李景康為港大第一屆畢業生，曾任海南師範學校校長，1924年返港後，擔任過漢文視學官。

⁵ 賴際熙，《荔坭文存》，頁172。

元。這筆款項在中文系成立後，部份用來購置中文圖書及修葺課室，主要則作為教職員的薪金。¹

港大中文系的成立，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金文泰總督。他對中文在港大整體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有很高的期望。他曾說過：「香港大學之盛衰，視乎中文之興替；中文興盛，乃能垂諸久遠；」「漢文中學和港大中文學院的關係至為密切，而港大中文學院又與中華文化有極緊密的聯繫。」作為香港「權力僅次於上帝」的頭號人物、港大的校監，²他的支持是極為關鍵的。³

另一方面，賴際熙等人對港府高官的遊說，對港府建議的呼應，對中文系的創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積極回應金文泰等人對中文教育的重視，強調中文系的開辦，好處甚多：「華文專科，果能成立，成學之士，得以修文讀史，專詣旁證，閉關之局既完，宏達之材是賴。大學因時乘勢，造就通儒。行見青年士女，學成致用。中西文化，參互溝通。萬國邦交，實利賴焉。」⁴1926年的南洋籌款之行，捐款者中很多是賴際熙的朋友，如戴喜雲的後人戴芷汀，早在1920年就與賴際熙相熟，以後一直保持良好的關係。賴氏的文集中收有兩篇為戴氏而寫的「壽序」，可作兩人友善關係的見證。

三、1927-1932年間港大中文系的發展

中文系成立後，賴際熙和區大典由兼職改為全職，分別擔任中國歷史教授（Reader in Chinese History）和經學教授（Reader in Chinese Classics）。他們兩人早年的學生林棟（1889-1934）被任命為中英翻譯講師（Translator）。⁵林棟原名林朝棟，字世權，號東木。原籍廣東新會，中學在香港聖士提反反就讀，後進入港大文學院，為其第一屆畢業生，以第一名成績畢業。中

¹ *Report of the working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r 1927*, p. 1; 賴際熙，〈香港大學文科華文課程表〉，《荔垞文存》，頁170。另見 Bernard Mellor,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 Informal History*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75-76.

² A. Grantham (1899-1978), *Via Ports: From Hong Kong to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107.

³ 熊壁雙，〈香港大學中文學會新刊雜誌頌詞〉，《香港大學中文輯識》（香港：香港大學中文學會，1932），頁1。關於金文泰在港大中文系成立過程中的作用及其種種考慮，見區志堅，〈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成立背景之研究〉，《香港中國近代史學報》，第4期（2006），頁40-42。

⁴ 賴際熙，〈香港大學文科華文課程表〉，載賴際熙，《荔垞文存》，頁173。

⁵ *Report on the working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r 1926*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 29.

英文造詣均佳。畢業後曾任星洲中文視學官，港大中文系成立後，應邀擔任中文系翻譯講師。¹在他們三人中，賴際熙負有領導、管理中文系的責任，扮演的是系主任的角色。當時文學院中英文、教育、數學、物理、化學等系的最高學術領頭人是講座教授（professor），歷史、中文等部門的負責人，學銜略低，為教授（Reader）。

有必要指出的是，所謂港大 1927 年成立中文系，只是一個粗略的說法，因為當時中文還不具備系（Department）的資格，只是稱作中文組（Chinese Section），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 1929 年。

1929 年，在賴際熙等人的努力下，中文組擴展為中文學院（School of Chinese Studies），第二年因為港商鄧志昂（1872-1939）捐款 6 萬元興建學院教學及辦公大樓，改稱鄧志昂中文學院（Tang Chi-ngong School of Chinese）。²不少人對中文學院存有誤解。誤解一是港大中文系又名中文學院。³其實港大中文系只是在 1929-32 這三年裏才叫做中文學院。誤解二是中文學院與文學院平級。中文學院雖然在中文字眼上跟文學院一樣，都是學院，但兩者並非同一層次的單位。中文學院是文學院（Faculty of Arts）的屬下單位，是個系級單位。也許正因為中文學院的名稱容易引起外人的誤解，1932 年港大校方決定停止使用中文學院的名稱，將之改為中文系。

4

成立中文學院的目的是為學生提供更好更系統的中文訓練，兼習英文和翻譯。這所學院由一個十人委員會管理，其中六名來自（中文）學院以外，包括教育司活雅倫、視學官宋學鵬（1880-1962）、⁵港大校長、文學院院長、港大教務長、英文系講座教授（系主任），另加賴際熙、區大典、威爾士牧師（Rev. Herbert Richmond Wells）和林棟。⁶從中文學院管理委員會院外委員的組成，不難看出港府和港大對這所學院的關注與重視。

¹李景康，〈香港大學講師林棟君墓誌銘〉，載《李景康先生詩文集》。賴際熙的文集《荔堦文存》保存一張港大文學院第一屆修讀中文課程的七名學生的成績，其中林棟以經學 95 和史學 100 分名列第一。見〈與軒頓院長書四通〉，《荔堦文存》，頁 70。

²鄧志昂為鄧天福銀號創辦人，熱心社會公益，獲港府委任為太平紳士。

³如羅香林（1906-1978），《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頁 224；王齊樂，《香港中文教育發展史》，頁 272；香港教育資料中心編寫組，《香港教育發展歷程大事記》（香港：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2004），頁 43。

⁴〈港大中文學院改組〉，《中興報》，1932 年 12 月 2 日。2006 年港大學術架構重組，中文系又改稱中文學院。

⁵金文泰總督的中文老師。關於他的教育行政管理生涯，見 Anthony Sweeting (1938-2008), ed., *Education in Hong Kong Pre-1841 to 1941: Fact and Opini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05, 117-127.

⁶ *Report on the working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r 1929*, p. 30.

在 1927-32 賴際熙負責中文系務的五年中，港大中文系有幾項發展是值得肯定的：

一、中文變成獨立的課程，不再是其他課程的補充部分。學生可以專修中國文學和哲學（計有中國經典、中國歷史、中國哲學、中國文學、翻譯等）。1933 年以後文學院更新增了「中文和英文」（Chinese and English）和「中國研究」（China Studies）兩個課程。1926 年的〈香港大學文科華文部規劃書〉(Syllabus of Chinese Studies, Arts Facul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中英對照，收入「香港大學華文部課程學則草案」(Draft of Syllabu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Proposed Chinese School in Hong Kong University)，把中文系的課程分為經學、史學、哲學、文詞、翻譯五部分，再細分為經學甲、經學乙、史學甲、史學乙、哲學甲、哲學乙、文詞七門，內容主要有：¹

一、經學

甲、普通類：四書、孝經、書經、詩經、周禮、禮記、春秋

乙、專選類：易經、書經及詩經、春秋三傳及國語、三禮（任選其一）

二、史學

甲、普通類：繹史、資治通鑑、續資治通鑑、近代史

乙、制度類：輿地、戶口、財政、選舉、職官、禮樂、刑律、兵制
（任選其四）

三、哲學

甲、子學：老子、莊子、墨子、荀子、孫子、管子、韓非子、申子、楊子（任選其四）

乙、理學：宋儒學案、元儒學案、明儒學案

四、文詞：文字源流、文學史、詞章、公牘

五、翻譯

二、中文系的師資力量有所加強，詳情見表一。1927 年中文系成立時，只有賴際熙、區大典、林棟三位全職教員。1929 年，溫肅（1878-1939）加盟港大中文學院。溫肅乃廣東順德人，字毅夫，1902 年舉人，1903 年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作有《德宗實錄》、《陳獨漉年譜》、《龍山鄉志》、《龍山文錄》等多種著述。²他在港大中文系，第一年為兼職，第二年轉

¹ 詳見區志堅，〈學海書樓推動中國文化教育的貢獻〉，頁 103-105。

² 〈溫肅太史史略〉，載鄧又同輯錄，《學海書樓主講翰林文鈔》，頁 69。

為全職，主講哲學和文辭兩課。1931年12月因足疾返回廣東老家休養，辭去港大教席。¹

1931年中文系增聘羅憩棠為兼職講師，次年再聘朱汝珍（1870-1943）為兼職中國哲學和文學講師。朱汝珍，廣東清遠人，字玉堂，1903年中舉，1904年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1897年由清廷派遣留學日本，就讀於日本法政大學。1900年回國，任京師法律學堂教授。辛亥革命後移居香港。1932年受聘港大，同年年底因接受香港孔教學院的聘請，擔任院長兼附屬中學校長而離開港大。²賴、區、溫、朱等人的共同點之一就是均為廣東省人、均為學海樓的成員，均為清朝進士，同聲同氣。

表一、1927-1932年港大中文系教職員人數及名錄

| 年份 | 人數 | 名錄 |
|------|----|--|
| 1927 | 3 | 賴際熙、區大典（全職教授）、林棟（中文翻譯）、牧師 H.R. Wells（顧問，非正式教員） |
| 1928 | 3 | 賴際熙、區大典、林棟 |
| 1929 | 5 | 賴際熙、區大典、溫肅（兼職講師）、林棟、G.H. Forster（英文教師） |
| 1930 | 5 | 賴際熙、區大典、溫肅（全職講師）、林棟、G.H. Forster |
| 1931 | 6 | 賴際熙、區大典、溫肅、林棟、G.H. Forster（英文教師）、羅憩棠（兼職講師） |
| 1932 | 5 | 賴際熙（年底辭職）、區大典、林棟、羅憩棠、朱汝珍（年初加入，年底辭職） |

資料來源：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nual Reports 1927-1932。沒有計上中文系的圖書管理員。

三、中文圖書館（馮平山圖書館）的興建及館藏不斷增多，這也是同賴氏的努力是分不開的。港大馮平山圖書館，是賴際熙請富商馮平山（1860-1931）捐建的。³馮平山早在1929年就向港大表達了願意捐款興建中文圖書館的意向，惟提出兩個條件：一、該圖書館除供大學師生使用外，還應對社會各界人士開放。因此圖書館應在大學範圍內接近公路旁選址；二、該館應永遠作中文圖書館之用，收藏中文圖書，不得作其他用途。由於港大校方對馮氏提出的條件，討論多時，直至1931年初才決定接納，接

¹ 溫肅，《溫文節公集》（香港：學海書樓，2001），頁19-20；〈宣統名臣溫毅夫〉，載《先彥風範：龍江歷史文化名人》（香港：中國評論學術出版社，2008），頁37-39。

² 〈朱汝珍太史史略〉，載鄧又同輯錄，《學海書樓主講翰林文鈔》，頁95。

³ 〈故香港大學教授賴煥文傳〉，《星島日報》1950年8月17日。

著動工興建圖書館，¹於 1932 年 12 月 14 日正式啓用。²

在當時流亡香港的前清進士中，賴際熙也許是參加最多社會應酬的人。收入其文集《荔詫文存》中的，絕大多數為應酬文章，如〈馮平山先生七十秩榮慶序〉、〈清誥朝議大夫香港定例局議員少岐周君墓表〉³、〈誥授榮祿大夫檳榔嶼領事官星嘉坡總領事官戴公府君墓表〉、〈利公希慎墓表〉⁴、〈戴芷汀大兄六十壽序〉、〈周竣年先生大廈落成頌〉等篇。這些壽序、生日榮慶序、像讚，充滿頌揚之詞，從馮平山七十大壽時賴氏專門為他寫的贊，可以看出一斑：⁵

「先生世有令德，少即恪守庭訓，立身行己。循循矩矱，聞一善言，必默誦而強識之。有孟詵善言不離口之風，磊落有大志。未冠經商于扶南之國，既壯，服賈于巴渝之郡，閱歷既富，識力愈遠，懋遷之途日廣，化居之量益宏，繼此則於廣州、香港、安南諸重地，多所建設，增拓營運，洪規偉劃，涵蓋園闡矣。而其為商也，雖曰在持籌握算中，未嘗或忘疇昔立身行己宗旨。故宅心必誠，待人必信，見利必審於義。處事能竭其忠，苟其業為有害於當世，有違乎本心，雖市利百倍，皆舍而勿取。……資力既厚，乃能役其財以濟人利物，如建祠瞻族，賑飢診病，扶危濟困，矜寡恤寡，凡屬義舉，見而必為，為必竭力，人皆稱頌先生之至德，而吾則謂凡此皆先生餘事，更有重大而久遠者，則以興學一事為至焉。……南宋有鄭聰老者，讓其宅為黌舍，皆稱于史，然攷其規模其資力，較之先生，不及遠甚，尚稱之如此，先生之成就博大，無可稱乎。」

由於賴際熙跟這些社會名流關係熟稔，素有交情，兼作阿諛之詞討他們的歡心，他也常請他們幫忙，如他寫信給華商郭輔庭，希望他捐書給港

¹ 港大馮平山圖書館的網址說此館動工興建於 1929 年，然其前館長黎樹添所寫的館史，明確指該館興建於 1931 年初。見黎樹添，〈馮平山圖書館簡史〉，《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金禧紀念文集》（香港：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1982），頁 19。

² 〈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開幕盛況〉，《中興報》1932 年 12 月 15 日。黎樹添，〈馮平山圖書館簡史〉，《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金禧紀念文集》，頁 18。

³ 周少岐（1863-1925），香港著名企業家，創立安全保火險公司、泰新銀號等。曾任定例局議員、東華三院主席。

⁴ 利希慎（1879-1920），利氏家族的創始人，香港著名的公煙大王、地產鉅子。關於他的一生，見鄭鴻泰，《一代煙王利希慎》（香港：三聯書店，2011）；Vivienne Poy, *Profit, Victory, and Sharpness* (Toronto: York University Centre for Asian Research, 2006)。

⁵ 見〈馮平山〉，《荔詫文存》，頁。另見〈故香港大學教授賴煥文先生傳〉，《星島日報》1950 年 8 月 17 日。

大：「大學現時所有，不過是通行必需之書，略備學者稽考，其餘秘藏精本，固無資力可以購求」，而上海為全國圖書集中的地方，購書比較容易，故希望郭氏能「時有所得，不拘何種，皆可隨時寄賜，無不嘉惠士林」，¹尤其希望他能寄贈在廣東一帶難以購買的《學津討源》、《冊府元龜》等書。這些富商名流的捐款和捐書，對港大中文圖書館馮平山圖書館的興建與藏書的擴充，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四、賴際熙對港大中文發展的推動還表現在促進於 1930 年 2 月 28 日成立了香港大學中文學會。中文學會的直接發起人乃港大的一班學生，如馮秉芬（1911-2002）、馮秉華、黃蔭鈞、宋蘅芝等人，其中馮秉芬任主席，黃蔭鈞任副主席，宋蘅芝為秘書，馮秉華為司庫；但後面的支持者乃中文系的全體教師。學會由區大典擔任會長，賴際熙、溫肅、林棟擔任副會長。學會成立的宗旨是「溝通中西學說，別其異同，辨其得失。」為此，學會舉辦多次公開演講，僅 1930 年學會就舉辦了七次講演，其中第二次由賴際熙主講「詩學源流」。中華民國考試院院長戴季陶（1891-1949；1928-1948 年在任）也曾應邀前來發表演講，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反響極好。據陪同戴氏前來香港的莊澤宣（1895-1976）教授記載，戴氏在港大大禮堂演講，聽眾滿座，反應熱烈，為港大空前之盛會。²

當然，賴氏主政中文系時的種種做法，也是有局限的。課程偏重死記硬背，拒用白話文，是其一。另外，在人員的聘用上，賴氏所聘請的，基本上都是與他有同樣科舉背景的前清遺老，他們基本上對西洋的思想非常排斥，滿腦忠君復古的思想。如溫肅在港大任教的三年裏，兩次拜見溥儀，一次因足疾未能成行。辭去港大教職後，也是經常北上，叩見遜帝；³區大典視白話文為洪水猛獸；羅懋棠認為如果接受了白話文，「他日不知禍害伊胡底止」。⁴

四、中文系的改組和賴際熙的離任

1931 年 4 月，港大特別設立委員會，研究學校的中文教育的前途。

¹ 〈與郭輔庭書〉，《荔垞文存》，頁 81。

² 莊澤宣，〈憶馮平山先生：中國的加納奇〉，《教育與人生》（上海：中華書局，1946），頁 144。

³ 1929 年「四月自港赴天津叩謁皇上於靜園」；1930 年「五月歸裏，時學校暑假，但足疾綿綿，遂阻赴闕之願」；1931 年「四月自港赴天津，二十四日叩謁皇上於靜園，承問幽明之故甚詳」。溫肅，《溫文節公集》，頁 19-24。

⁴ 陳君葆，《陳君葆日記》，上，頁 117。

該會由輔政司主持，成員包括港大校長、各院院長、周壽臣（1861-1959）¹、羅旭蘇（Robert H. Kotewall, 1880-1949）²、曹善允（1686-1953）³、馮平山及林棟。作為中文系的兩個教授，賴際熙和區大典均不獲邀請，參加這個委員會；而身份只是講師、過去曾是賴、區兩人學生的林棟，卻是其中的一名成員，這很清楚地說明港大校方有意對賴際熙的辦學理念和做法進行更張。事實上，早在1929年中文學院成立的那年，文學院院長當時就已經表示學院的首要任務是任命一位合適的中文系主任。⁴1932年港大的年度報告中，也有這樣的話：「（校方）一直在歐洲和中國尋找合適的（中文）教授。校長最近的北京之行就是為了這個目的」。⁵

港大當局想找個「更合適的」系主任來接替賴際熙，應該有幾點考慮。首先，賴際熙已逾退休之齡。賴出生於1865，1927年港大中文系成立時，他已經62歲。主掌中文系五年後，1932年退休時，賴已經是67歲了，這在大學裏早已過了退休的年齡。港大高層考慮更為年輕的繼任人選，並非不同尋常之事。

其次，賴際熙的英文水準欠佳。賴是滿清的翰林，沒有受過正規的英文教育，每次參加文學院院務（當時的中文稱「科務會議」）時需要別人翻譯，這使得他在院務會議上成為惟一不系用英語發言的與會者。事實上，當時港大文學院十個系裡，除中文系外，其他九個系的負責系務的講座教授（Professor）或教授（Reader），都是歐洲人。早期賴氏每次參加文學院院務會議時，要請港大中文系顧問、倫敦教會的威爾士牧師一同出席，幫助傳譯。⁶而同系資歷相對來說比較淺的林棟，卻因英文好而備受重視。⁷港大聘請賴際熙的繼任人選，條件除了列明要粵語和國語俱佳外，還要英文好，最好曾經留學英國，這樣可以更好地同校方或院方溝通，也可以更好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響。1935年9月加盟港大中文系擔任講座教授（Professor）的原燕京大學教授許地山（1893-1941），就是留學美國哥倫

¹ 廣東保安人。1874年隨容闈赴美留學。歸國後歷任駐朝鮮仁川領事、京奉鐵路總辦、救國公債香港分會主席。香港行政局第一個華人議員。時任港大校董。

² 羅旭蘇1922年被港督任命為香港定例局（立法局）議員，歷任團防局紳、保良局紳、太平紳士。時任港大校董。

³ 1929-37年間香港立法局議員。

⁴ *Report for the working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r 1929*, p. 38.

⁵ *Report on the working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r 1932 and 1933*, pp. 22.

⁶ 〈香港大學文科華文課程表〉，《荔垞文存》，頁170。

⁷ 1928年中文系的年度報告就是林棟寫的。*Report on the working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or 1928*, pp. 32-33. 1932年賴際熙退休至1934年林棟在西環煤氣爆炸中不幸喪生，中文系是由林氏負責的。

比亞大學和英國牛津大學的文學碩士，研究宗教史、梵文、民俗學，符合港大所開列的基本條件。

另外一個原因是，港大校長韓惠和等認為賴際熙、區大典等人設計的中文教學和中國研究無論從內容還是形式上都需要改革。中文課程不能頒發學位，只能頒發文憑，影響學生選讀的意願；另外，修讀中文的學生，英文水準普遍較低，達不到港大的要求。¹文學院長佛斯特（Lancelot Forster；港譯科士打）曾打算派 1934 年後接替林棟、擔任翻譯講師的陳君葆（1898-1982）每年暑假去華北，以便和大陸學術界建立聯係，甚至想派陳氏去北平住上一年，作「長期的觀察研究」，為港大中文的改革作貢獻。²校長韓惠和曾聘請中國著名歷史學家陳受頤（1899-1978）³和民俗學家容肇祖（1897-1994）⁴兩位教授專程於 1934 年來港研究港大中文系的課程改革問題，對港大中文系的課程都提出改革建議。⁵1935 年來港接受港大名譽博士學位的胡適（1891-1962），曾對港大的中文教育提出批評：

「香港大學最有成績的是醫科和工科，這是外間人士所知道的。這裡的文科比較最弱，文科的教育可以說是完全和中國大陸的學術思想不發生關係。這是因為此地英國人士向來對於中國文史太隔膜了，此地的中國人士又不太注意港大文科的中文教學，所以中國文字的教授全在幾個舊式科第文人的手裏，大陸上的中文教學早已經過了很大的變動，而港大還完全在那變動大潮流之外。今年副校長韓君⁶與文學院佛君⁷都很注意這個問題，他們兩人去年（1934）都曾到北方訪問考

¹ 〈港大中文學院改組〉，《中興報》1932 年 12 月 2 日。

² 《陳君葆日記》（香港：商務印書館，1999），上，頁 79。陳君葆似乎對中國大陸學術界的認識頗為有限。當港大校長韓惠和向他詢問一位名叫 Mu Chien（很明顯是著名歷史學家錢穆）的大陸學者適不適合擔任港大中文系主任時，他回說從沒聽說過此人。見《陳君葆日記全集》（香港：商務印書館，2004），卷 3，頁 222。

³ 陳受頤，廣東人，1925-28 年在芝加哥大學攻讀研究生課程，獲博士學位，去嶺南大學任教。1930 年受聘擔任北京大學歷史系主任。港大曾希望聘他為中文系主任，但被他婉拒。1936 年他去美國 Pomona 學院做訪問教授，1937 年受聘夏威夷大學，至 1941 年。從 1941 年至 1967 年退休，一直在 Pomona 學院任教。據陳榮捷（1901-94）教授回憶，陳受頤和他本人以及李紹昌（1891 年生），是 1940 年代全美僅有的三名中國背景的終身教授。陳榮捷，《中國哲學文獻選編》（南京：鳳凰教育出版社，2006），作者自序。

⁴ 容肇祖，廣東東莞人，1926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先後執教於廈門、中山、嶺南、北京、西南聯合、輔仁等大學。

⁵ 據《陳君葆日記》，港大於 1934 年 11 月 19 日收到陳受頤（《日記》誤作陳壽貽或陳壽頤）的報告，沒有講具體內容，但從中可以看出，陳氏報告中至少包括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進行教學的建言。《陳君葆日記》，上，頁 101-107。

⁶ 即校長 William Hornell；當時多譯 Vice Chancellor 為副校長。

⁷ 即文學院長 Lancelot Forster。

察。去年夏天港大曾請廣東學者陳受宜先生和容肇祖先生到這裡來研究港大的中文教學問題，請他們自由批評並指示改革的途徑……」。

1

五、總結

在 1927-1935 這八年間，賴際熙對香港中文教育的貢獻還是主要的。不管怎麼說，他協助創辦了港大中文系，使中文成為港大文學院眾多課程中的其中一個。中文由組升格為學院，得馮平山捐助興建中文圖書館，得鄧志昂斥資捐建中文學院教學和辦公大樓，這些都與賴氏的努力有直接的關係。另外，港大中文系文學、歷史、哲學、翻譯四大塊的結構，就是在賴際熙主政時確立的（當時是文學、歷史、哲學、經學、翻譯五大塊）。

1936 年應聘任教港大中文系的馬鑑（1883-1959）對許地山之前的港大中文系及其主政者賴際熙，有個比較中肯的評價，或者可以作為本文的結尾：「港大中文學院創設以來，經賴煥文、區大典諸先生的努力，已引起一般人對中國學術的注意，而且建立了一個基礎。當時諸先生所努力的，是要一般學生於學文之外，對於經史有深切的瞭解。但是因為時代的關係，所用的方法，還是偏重記誦之學，而尚未到研究的階段。」²

¹ 胡適，〈南遊雜憶〉，《胡適文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頁 315。

² 馬鑑，〈許地山先生對於香港教育之貢獻〉，載單周堯編，《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八十周年紀念學術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頁 32-33。香港淪陷後，馬鑑不願為日本人服務，舉家輾轉赴成都，擔任復校後的燕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由於他與港大的合約並沒有正式結束，故在抗戰勝利後，於 1946 年 5 月舉家重返香港大學中文系任教，直到 1951 年退休。詳見戴光中，《桃李不言：馬鑑傳》（寧波：寧波出版社，1997）。